



过典农河 见荷花盛开

◆ 薛锋 (宁夏银川)

绿叶红花水面扶，清凉一夏翠成图。
风轻云淡炎阳隐，懒卧深潜有野凫。

村庄晚凉

◆ 牛海涛 (宁夏银川)

暑热忽然去，晚风愜我心。
虫鸣凄欲断，星彩熠初临。
隐隐花香淡，依依人语亲。
归来洗尘后，凉梦入无痕。

题塞上湖城

◆ 朱建设 (宁夏银川)

夏秋荷稻发清香，俯仰天光接水光。
泽国湖城楼世界，草原林海鸟家乡。
匆匆快艇书行草，侃侃长渠说汉唐。
拾景归来人不寐，夜深灯下理诗囊。

看花回·花博园访菊

◆ 杨晓君 (宁夏石嘴山)

久困尘牢事未休。依有何求。寸心千结千丝扣，挣不开、病骨难修。画帘含冷月，独锁焦愁。
十里西风送晚秋。几处清幽。博园微歇宁心处，转亭轩、好个温柔。玉簪挑粉黛，投了青眸。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

心有所感



热浪卷着麦香漫过村头的老槐树时，第一声蝉鸣总会准时“炸开”。那声嘶力竭的“吱——”穿透正午的寂静，像根无形的引线，瞬间点燃整个夏天。墙角的牵牛花猛地蹿高半寸，晒谷场上的麦粒泛出更亮的金，连奶奶摇着的蒲扇，都仿佛跟着那节奏加快了频率。

蝉鸣是童年夏天的背景音。清晨露水还没褪尽，槐树上的“知了猴”壳就被我们揣进裤兜。那些半透明的空壳沾着草叶的清香，是能换冰棍的宝贝。太阳爬到头顶时，蝉鸣变得稠密起来，老榆树上的“油蝉”扯着嗓子唱，梧桐叶间的“秋蝉”应和着，整个村庄都泡在这嗡嗡的

天色微亮，窗外传来喜鹊的“喳喳”声，有高低，远近各异。

离窗最近的，是草坪上那只。小家伙每迈一步便警觉地四下里张望，同时发出清亮的叫声。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样子，透着天然的机警与灵动。

我对喜鹊的偏爱，来源于儿时的记忆。儿时记忆中，喜鹊是益鸟，是吉祥鸟，因而是普遍受大众保护的鸟。它永远穿件黑白外套，谈不上俏丽，但也与众不同。腹部的白羽是周身黑羽恰到好处的点缀，尾部的靛蓝色若隐若现，在阳光下发出幽蓝的柔光，引人注目。听老辈人讲，喜鹊是报喜鸟，喜鹊冲谁家叫，谁家准有好事、喜事发生，或者会有贵人登门。于是在孩子

随笔杂谈

端午假期，家庭小聚。穿了喜欢的旗袍随夫前往。

全是婆家这边的亲戚。她因有事最后一个来。以前饭桌上见过几次，都只是点头寒暄而已，加上婆家亲戚众多，许多人都只是面熟，具体是什么关系，叫什么我还真说不清。今天因为是她爱人请客，又捋了一遍亲戚关系，我才算是认下了她，是小姑妈家的儿媳妇，姓鲁，名宁。这名字里有趣味，一问果然——老家本山东，幼时随父来宁夏。

小宁个儿不高不矮，微胖，戴眼镜，下巴左侧有颗美人痣，这让她原本平常的脸上显出几分妩媚。穿着普通，但不俗。

小宁坐在我旁边，叫我四表嫂，倒茶让菜，说孩子聊老人，目光不时停留在我的旗袍上。看她面前只有茶，我顺手就给她倒了半杯红酒。她端着酒喊着大表哥二表嫂地碰了一圈下来，坐在对面的小宁爱人突然问她：你喝酒了？她愣了一下说，啊，我喝了。她爱人说，那一会儿你咋开车呢（她爱人已经喝了白酒）？她如梦方醒：哎呀，我一激动忘了不能喝酒，这咋办呢。我说：没事没事，回家时叫代驾。大家都说，叫代驾叫代驾！她于是开心地喝起来。

没想到今天还是她生日（她爱人聊天时说起的）。她愣愣地说自己都忘了生日这回事。她爱人说：你可以忘，我不能忘也不敢忘啊！大家哈哈笑起来。于是，切蛋糕、唱生日歌、关灯许愿，还吃了餐厅特意送来的长寿面。这时她突然站起来说：为了感谢大家的祝福，我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吧！

我看着她——粉面含春，双目含情，但神态一本正经，不像是开玩笑。不知道她要表演啥？没话筒没伴奏的，她是要唱还是要跳？还是来段脱口秀？

她拽了拽衣襟两侧，咳咳，清了清嗓子，坦然大方地说，我先给大家唱段黄梅戏《女驸马》吧。清唱，声音不高不低，气息平稳，唱腔拿捏

声浪里，黏稠得像刚熬好的麦芽糖。

爷爷总爱在蝉鸣最盛时躺在竹榻上，烟袋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。“这蝉啊，得在土里待好久好久，才能爬出来唱一个夏天。”他用烟杆指着树干上正蜕壳的蝉，“你看它挣破壳的样子，多像人活一辈子。”我蹲在旁边数蝉翼上的纹路，看那嫩黄的翅膀慢慢舒展，忽然觉得这吵闹的小东西，藏着天大的秘密。

午后的蝉鸣最是霸道。我们光着脚丫在晒场上追逐，蝉声追着影子跑，热辣辣地扑满脸庞。跑到老井边，掬一捧凉水浇在头上，蝉鸣似乎也跟着凉了几分。

鹊鸣声声

冶钰 (宁夏银川)

的潜意识中，报喜鸟，就成了喜鹊的人设，或者说“鹊设”！这印象烙在记忆中，很难改变。

早些年，没再见到喜鹊的踪影，不知是不是因为生态环境被破坏了，总之它彻底飞离了我的青年时期。如今，它又回来了，阵阵鹊鸣，和童年时听到的一样。

在我波澜不兴的人生旅途中，虽没有大起大落，但也有过这样那样的波折。每有期待又恰逢喜鹊出现时，我都不自觉地会将二者联系起来，自当是冥冥中的某种暗示，或者是某种无法言说的信息传递，于是，那期待不再漫长难耐，而生发变幻成幸福的憧憬，让人快乐。

“憧憬”是个美好的词，往往与希望关

人走，茶不凉

社会玲 (宁夏银川)



得到位。她唱得很投入，听得出来经常唱，很熟练。以为她唱了《女驸马》就完了，谁知她又说，下面我再唱段越剧《梁祝》。唱越剧不能用普通话，怕大家听不懂，她边唱边时而停下解释一下唱词。越剧唱完，她又说再唱段京剧《沙家浜》，阿庆嫂那一段。大家啪啪啪鼓掌，嘿！这家伙，戏剧全能啊！

“垒起七星灶，铜壶煮三江……”这段一般人都熟悉。她唱着，我在旁边情不自禁小声哼着，就当给她伴奏。“相逢开口笑，过后不思量……”声音突然停了，她扭头低声问我，下面是啥来？我轻轻说：“人一走……”

“人一走，茶就凉，有什么周详不周详……”她接着唱，大家的巴掌拍得哪里啪啦。

坐在另一边的二表嫂问我：“噢，你也会

后来在城里过夏天，空调房里听不见蝉鸣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偶尔在公园听见几声稀疏的蝉叫，像被掐断的琴弦，孤零零地悬在半空。去年带儿子回老家，刚进村口，浓密的蝉鸣就劈头盖脸地涌过来，小家伙吓得捂住耳朵，我却站在老槐树下，任由那熟悉的声浪漫过四肢百骸，眼眶忽然就热了。

墙角的牵牛花还在往上爬，爷爷的竹榻摆在原来的地方，只是上面空着。奶奶说，爷爷走的那天，蝉鸣突然停了半个时辰，后来又接着叫，像是在替他陪着这个夏天。我摘下一片槐树叶，卷成哨子吹起来，蝉鸣竟跟着哨声变了

生活广记

联，当心怀希望地憧憬、向往、遐想时，难挨的日子仿佛也弥漫花香。这样的美好是喜鹊带给我的。

走过满怀期待的日子，也有跌落低谷的时候，低谷期的一阵鹊鸣，让人联想到“否极泰来”，想到曾在书里看到的一句话“没有一场雨能下到天亮，没有一场风能刮个不停”。这种自我安慰式的心语，也是喜鹊带来的，它间接地给予我一份内心的喜悦和力量。

生活中，事与愿违的时候不少，所以“心想事成”才成了祝福语。今晨的鹊鸣，又让我不由自主地想，生活会赠予我怎样的惊喜。我仍然期待意想不到的欢喜，然而，即使有惊无喜，那也是生活的恩赐。报喜鸟，仍然是来报喜的。

调，高低错落的，像支不成调的送别曲。

夜里躺在竹榻上，蝉鸣从窗外钻进来，混着稻花香。儿子已经睡着，小手里攥着个空蝉壳。月光透过叶隙洒在他脸上，我忽然想起爷爷的话。原来这夏天的蝉鸣，是它们在土里熬了数载，才挣来的一声欢唱。它们用整个生命的热忱，把夏天唱得滚烫。

露水打湿窗棂时，蝉鸣渐渐稀疏。远处传来几声狗吠，混着蛙鸣，织成一张温柔的网。我知道，明天太阳升起时，蝉鸣还会准时响起，热热闹闹地拥抱着这个夏天，就像所有值得珍惜的时光，从未真正离开。

盐碱地上的新苗

李守亨 (山东寿光)

新苗虽小，却能带给人无尽的惊喜和美好。

1991 年的那个夏日，我的处女作《盐碱地》发表了，宛如盐碱地上的第一株新苗破土而出，又像初春的第一朵小花顶着霜露绽放。发在副刊右上角的这篇散文诗很短小，寥寥三百字，现在感觉羞于示人；它也很稚嫩，出自一名涉世未深的学子之手，如今读来字句中泛着青涩。

但它对我真的至关重要，这是我执笔追梦的起点。是它，开启了我的文学之门，点燃了我的写作激情，引领了我的新闻之路……

写这篇散文诗时，我刚满 18 岁，还是寿光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；而发表时，我刚刚毕业，即将踏上家乡中学的三尺讲台。

记得手捧飘着油墨香味的样报，反复摩挲着报纸上那个突然变得陌生的名字，一遍又一遍地看着从自己心间流淌出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，激动之情难以言表。欣喜之余，饮水思源，我想起了我的同学李波，是他助我梦想成真。我们是师范同班同宿舍的同学，床位挨得近，平时交流多。那时，我喜欢写点小诗文，加入了学校的“春芽文学社”，在油印的《春芽》小报上发表过作品。但自己的文字登上正式报刊，变为铅字，一直是萦绕在我心头的梦想。

机会在不经意间悄悄降临。李波有一位同学在一家盐场主办的《羊盐报》编辑部工作，经常给他寄来报纸，在同学中传阅。我喜欢看第四版“水晶心”副刊，刊登的文学作品深深吸引了我。我庆幸自己当年的坚持。在同学的鼓励下，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鼓起勇气，把一篇习作寄给了《羊盐报》，一直没有回音。我没有放弃，于是投去第二篇、第三篇……后来忙于毕业分配等，把这件事慢慢淡忘了。没想到 8 月份的一天，在经历了不知几次投稿均石沉大海的失落之后，我终于收到了《羊盐报》副刊编辑郭笃学老师寄来的样报，迫不及待地打开，看到自己的名字连同文字变成铅字，还有郭编辑写给我的一句话“盐碱地也能长出好庄稼”，我的视线慢慢模糊起来，只记得那股淡淡的墨香……

因为这次“星星之火”，一位狂热的文学青年的写作激情从此被点燃。教学之余，我不停地写，不断地投，一篇篇“豆腐块”陆续见诸报端，从企业报到市报、省报乃至《人民日报》等报刊，直到引领我走进家乡的报社，成为一名党报新闻从业者，开启我的职业生涯，进而走上文学创作之路。三十多载寒来暑往，我既用新闻之笔记录城乡巨变和时代脉动，又用文学之梦点亮人间真情和诗与远方。

命运多么奇妙，未曾想到，我们师范毕业 5 年后，美好再次降临：与李波同学同村的一位姑娘，从此走进了我的生活，在我的写作之路上默默陪伴……

无论何时，我都不会忘记那份发表处女作的小报，不会忘记那位同学，不会忘记那位编辑老师，不会忘记那些默默助我逐梦前行的师友们。

我在贴满各级报刊发稿的剪报本扉页上，曾经写下安徒生童话作品《丑小鸭》中的那句话：“当我还是一只丑小鸭的时候，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幸福！”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丑小鸭”岁月，也有自己的高光时刻。而迈向成功的路上，我们曾经跌过的跟头、擦过的眼泪、流过的汗水，更值得珍视和铭记。

时光漫笔

